

陈先生的书房

□ 张福勤

我小时候是在陈先生的书房上的学。书房离我家住的草巷口头子不远,在东大街上谈家大门头子旁边。独扇的木头大门朝南,进门是一个院子,过了院子就是堂屋。堂屋是穿堂,两边全是木头格子门,箩底方砖的地面,西面墙上挂了块黑板,是上课的教室。

穿过堂屋,是四姑奶奶家的院子,院门通谈家大门头子,我有时候上书房就从谈家大门头子进去。

上书房念书的学生有四个年级,一年级学生坐前面,依次向后。早读的读书声在书房大门外面都能听到。陈先生年纪不大,个子不高,身着中山装,胸前口袋插了一支钢笔,坐在讲台上批改作业。讲台上除了课本粉笔教鞭,还有一个摇铃,长木柄,下面一个喇叭口的铜铃。陈先生拿起摇铃上下摇动,“叮当叮当”,下课了,学生冲出教室,在院子里嬉戏打闹。

“五香烂蚕豆,一分钱十六个。”书房外传来了东大街上小贩子的叫卖声,是草巷口巷子里头的老巴子,头上戴着帽子,臂挎竹篮,沿着东大街,叫卖冒着热气的新蚕豆了。

有的同学喜欢把在树上捉到的天牛、独角仙带到书房来玩,把它们放在课桌上,看天牛互相打架,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,看独角仙头顶长矛,身披棕色盔甲,从课桌一头慢慢爬到另一头。课桌很长,是一条长木板,两头用木头

凳子一搁,一条边坐几个同学,在上面读书做作业。

书房木头大门旁边的墙上,面对着东大街,挂了一个不大的木头牌匾,上面写有“专治疑难杂症,中医马先生”几个黑字。

书房大门也是马先生诊所大门,诊所在教室东边的一间屋子里。我和同学下了课喜欢进去玩玩,看马先生戴着眼镜弯着腰替人家搭脉看病,用毛笔竖着写中药方子;看他替害了腮腺炎的小孩子画疳腮,先用毛笔沾了墨汁,在红肿的腮帮子上写一个“化”字,外面画一圆圈,嘴里念念有词,再把圆圈里涂满墨汁,过些天那小孩子腮帮子消肿了。马先生没有病人,闲下来了,就在诊所里给我们讲司马光砸缸、孔融让梨等好多的故事。孔融让梨的故事讲完了,马先生弯着腰问我们,以后家里吃梨,你们吃大的还是吃小的? 我们说吃小的,马先生微笑着点点头,连声说“好”。

上课铃声响了,我们一窝蜂地进了教室。陈先生给三个年级学生布置了课堂作业,接着给另一个年级学生上课。教室里安安静静,哪个学生调皮捣蛋,陈先生会用教鞭打手心的。

冬至一大早,学生脸冻得通红,在教室里喊着“大冬大似年,家家吃汤圆,先生不放假,学生不把钱”。交冬数九了,教室里冷,课堂上字写不好,陈先生要大家把两手放在一起,使劲搓,手暖和了再做作业。

陈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,我在他的书房上完初小。几十年过去了,有些同学的名字我已经叫不出来了,但是陈先生的书房还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这是一个有点年代的故事啦,因为写此文的人已是八旬老翁。

我母亲叫马素娥,是北市口复兴西路坛坡上人。从我记事起,母亲带我出城都是说到外婆家,从没提起过外公,因为外公不在了。我的外公叫马鸿翱,从小我见过他的遗像,大大的镜框里,椭圆形背景里那四方脸型,很富态,像我舅舅马玉麟,但我知道我舅舅是承继过来的,我母亲是独生女。我也知道外公在世时是开绒线店的,尽管店早关了,但外婆家总还存有针呀线的,我曾好奇心重地打开柜台里的抽屉玩过,而且我发现母亲的针线匾子里,绣花绷子上也有相同的针头线脑。

当年外婆家住在坛坡顶上,复兴西路南边、杨家巷头东边,前进是三间门面房,二间店堂,铺闼子门只开一对让人进出。木柜台外是通道,通往中间一个狭长的天井,东头有口井,并对着厨房。踏着三层砖头台阶走进北后沿开的腰门,就是外婆家的住房小阁楼。

坛坡在高邮城区是一块独特的地形地貌,很高很大的一块地方。传说是元朝末年张士诚举兵起义在高邮承天寺称王,在街内筑高台,敬告天地,故称天地坛,后来毁于战乱,但坛坡的地名从此流传于世,并陆续出现民居住家,而且居住于此的都是殷实富贵人家。这块坛坡沿复兴西路东西两头地势平缓,坡度不大,但沿杨家巷从北向南却是坡度较陡,我外婆家的内宅恰巧就在杨家巷东边的陡坡上,于是外公就在此空落地打下木桩铺上木板,东西砌了山墙,北边砌了

“母亲节”当日中午,小女提议,晚上自做火锅,为她妈妈过节庆礼一番。我当即附和表示赞同,主要想藉此机会感谢妻子,多年来,她为支持我安心工作而默默付出,为哺育小女成长不辞辛劳,为我们小家操持家务含辛茹苦。

于是,下午一家三口去超市,采购各自喜爱的食材。既然庆祝,无酒不欢,我直奔超市酒柜,选了一个小“手榴弹”外观的韩国果酒(出于好奇心一次买),谁料此“弹”“炸开了锅”——小女几次三番将我放入购物车的果酒退回原处,任凭我如何示好,就是不同意我买酒喝。其实,不是小女不通人情世故,而是我身体有恙不宜喝酒。

我用期待的眼神向妻求援,妻接过我小心翼翼递过去的“手榴弹”,认真阅读了商品说明标签,口头“批示”:最好不要买了喝。我们家历来实行民主集中制,少数服从多数,我一直是“少数民族”,对此“套路”早习以为常。不过,经过一番游说和“520”红包“贿赂”,最终一、二把手认定,果酒虽是酒,但酒精度较低,相当于果汁饮料,遂原则同意购买。买回来就喝了,这对我这个“老酒鬼”来说,如同喝的“凉白开”,不免觉得有点上当。不过,果酒就是果酒,果真甜。

我是“少数民族”,这是自打小女出生后获得的“加冕”。妻是我部队驻地的湘妹子,侗民族。根据国家民族政策,小女传承了其母民

我的爹爹奶奶、外公外婆都去世得早,奶奶算是有点福的了,在我出生后还能看到我一眼。由于我父母工作原因,成年累月要下乡,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姊妹,我们姊妹仨的幼年几乎都是在不同的奶妈及保姆间抱来换去的。后来,好不容易把我安顿在北门外东大街的谭家,托给谭奶奶做孙子,母亲这才放了心。我也算是有奶奶了。

这是一个忠厚仁义的寻常百姓人家,那时谭家爹爹奶奶已是子孙满堂、绕膝承欢,按说根本无需再做当保姆带孩子此类既担责任又很劳累的事。谭奶奶原先是受托带我哥哥的,哥哥刚被送去镇江姑妈家收养,旋即就接收了才断奶的我,让我不再流离转徙而感受到一个家的温暖和安稳。谭奶奶带我比带亲孙子还用心,睡觉怕我滚到地板上,吃饭怕我噎着,跑路怕我跌到哪儿,平时总是小心翼翼地一会儿唤我一声、一会儿唤我一声,生怕我玩得不见了。一个稚儿对亲情的理解虽还懵懂,但感受亲情的表达却是质朴而又直接的。有一次我与同住一院的谭奶奶亲孙子玩耍时争抢起了奶奶,他说奶奶是他家的,我说奶奶是我家的,最终两人扭打起来干了一仗。

知道奶奶是别人家的,是我五岁后的事了。可能是要上机关幼儿园的缘故,我被换了个临近中市口的张家奶奶。奶奶本人姓什么似乎无关紧要,邻居家边的都喊她“二妈”,一般只管她叫“张奶奶”。张奶奶也就五十岁的光景,打扮得却是十足的老太婆模样。我从大人的片言只语中知道,奶奶家原来是地主,房子有许多的,后经改造、充公、拆让什么的,所剩无几了。奶奶几乎没有收入来源,仅靠一点微薄的补贴艰难度日,生活很是窘

外婆家的小阁楼

□ 曹坚

后沿墙,南边安了木推窗格扇,成了三间小阁楼。每当我母亲带我去外婆家,我都要赖着多住几天,我最喜欢打开木

格窗向南眺望杨家那大家宅院,或者打开堂屋格扇看楼下的空院子。这楼下的空院子在巷子里有个小门,老关着,而且靠东头井那边也有个小门,也是关门上锁。那时的我回家后老做梦,幻想着外婆家有神秘地道,就想穿越到楼下去玩。

外婆没有自己的名字,那个年代妻随夫姓,我知道她叫马王氏。我的舅外公他们住在税务桥一带开五洋店卖香烟,外婆家也有二间楼上下门面房的产业紧靠着。外婆很疼爱我,知道我去,总要先到老极生油面店买好多“吃刮头”预备着。外婆识几个字,能心算,大概和外公开店做生意有关吧。

再后来解放后,外婆家的老住宅让给公家了,调换到了直对过杨家巷头西边的房子里。这处住家房子也是三间,有点老旧,一对小门迎街,进门是木板隔出一个过道,从东厢半间厨房旁进入堂屋,还是两头房。同是因为坛坡的独特地形,外婆家的这个家在堂屋南还有好几层砖砌的台坡子,两旁边有木扶手,走下去是一个大院子,站在下面的大院子抬头向上看俨然还是一座阁楼。

外婆活了80岁。外婆走了,我们也大了,去外婆家的机会越来越少。外婆一生克勤克俭,宽厚仁慈,含辛茹苦,任劳任怨。她一个妇道人家能把马家老二房门面苦苦支撑下来,舅舅娶亲生子,家道中兴,真不容易呀! 我敬佩我的外婆!

少数民族

□ 葛维祥

族,亦为侗族。一家三口,母女两人侗族,我一人汉民族,不论是性别,还是同民族人数,我都是“少数民族”,由来获得的各种少数民族“待遇”也是花式多样,不胜枚举。

民以食为天,吾妻一日三餐无辣不食,源于湖南人“辣不怕”的食性和基因。妻的基因强势,在小女身上表现突出,她亦喜食辣,比妻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们家日常饭食,家常小炒,每菜辣椒是“主角”;遇我执铲,炒的菜不够劲辣、不下饭,娘俩干脆用“油辣子”拌饭,三下五除二,一碗饭就扒下去了,这倒也省了不少菜金钱。

我喜食甜。甜与辣,犹如水火,不相融。那我是如何被“同化”了呢? 妻做菜是一把好手,她从起初做菜微辣,递进到中辣,再加码到重辣,我的口味随之潜移默化,我的胃口逐步被她“控制”,以至于现在,我也是每日饭食有辣方欢。

侗民族是一个善歌的民族,受民族文化的浸润与耳濡目染,妻也喜欢唱歌。和妻谈恋爱那会,我曾经为她手抄流行歌曲两大本近百首。小女出生会语时,妻就教她唱歌,希冀小女能圆她心中的一个梦。那时,因经济条件不足,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机,妻爱看文艺,我爱看新闻,两人常常争夸“遥控器”,妻子是真正的少数民族,我礼让多一些。后来小女“加盟”,我成了“少数民族”,母女俩以绝对优势,直接控制了“遥控器”。如今电视已成了家里的摆设,一家三口每人一部智能手机,听歌、追剧、刷抖音、玩游戏,各取所需,民族和谐,天天都是好日子。

奶奶是我家的

□ 孙平

里的一方天井摇棕绳,就是先把棕片在钉耙上摔碎,然后手工再细撕成丝,最后上人工机摇成棕绳。棕绳组气氛非常和谐,大家分工协作,边干活边谈天说地,小院内每天笑声朗朗。那会儿,我也闹着弄一点棕丝捻捻,每天到了傍晚收工就上秤秤一下,虽然斤重少,照样记工,还真算了钱给我。奶奶乐不可支地说,积攒起来,等我上学给我缴学费。

奶奶的儿女们陆续住到外边去了,孙子不常回家,奶奶就是我一个人的,她就相依为命似的打心眼儿惯我,一口一个“乖乖”地叫。她把我从头到脚一天到晚侍弄得干干净净的,下乡出人情总是要牵着我,跑个十里八里也不嫌累,来人客去的就想要人家夸赞我两句。那些年,奶奶手头不宽裕,她早上吃粥,吃咸菜炒豆腐渣,但对我的饮食从不将就,中饭菜荤素搭配,汤是汤水是水,隔几天总为我翻出花样弄个小炒,诸如洋葱炒黄鳝丝、荸荠炒猪腰花、木耳炒黑鱼片,吃得我又白又胖。

我快十岁的时候,父母把我接回了自己的家,让我学着独立生活。早上上学拿五分钱、二两粮票在路上买烧饼油条当早饭;放学到县政府食堂排队打饭、自己洗碗;脏衣服换下来送给小街上的人家浆洗;晚上睡觉不忘用红缨枪把房门顶起来。奶奶知道了这些,心疼得不行。我过生日那天,她特地纳了双布鞋送给我。只见她噙着泪水,叫一声“乖乖”,就像望着羽翼未丰的雏鸟跌跌撞撞地飞走一去不回一样,依依不舍地说不出一句话来了。

那天,我被120救护车送进了市中医医院。刚苏醒过来,又呕吐不止,接着又昏睡过去,真正恢复意识的时候,我被眼前的情景吓懵了:一群护士飞快地推着载有仪器的急救车赶到病床前,她们将床头的软管插进我的鼻孔——吸氧,在我的两手臂找准静脉安置静脉套管针——输液,在胸、腹部三个不同位置粘贴感应探头接到仪表——测量。量体温、抽血、测血糖、记数据(血压实时值、心率测量值等)……在影视剧里见到的抢救危重病人的场景,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、发生在我的身上。

由此,我便认识了那群护士,那群和我女儿同龄、活泼可爱的姑娘。住院的日子,我见证了她们“只争朝夕,不负韶华”的履职尽责的全过程,即使出院已经多日,仍铭记于心。

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她们穿白色或深蓝色上装,头戴燕尾帽,虽然胸前佩戴上岗证,而在病床前需要对患者进行穿刺输液、测量登记等各项操作,乃至上岗证晃来晃去,躺在病床上的患者根本看不清她们的姓名。急救病区患者比较多,护理工作繁忙,护士们来也匆匆、去也匆匆,根本没有拉家常的时间,所以多数患者搞不清这群护士谁是谁。虽然她们外表看起来并无多大区别,细心的我还是记住了她们中的每个人——小个子护士、高个子护士、表情严肃护士、戴眼镜护士、戴眼镜小护士、美人痣护士。

表情严肃护士很善良。我在住院的第一晚,浑身乏力,神志不清,为Ⅰ级护理,需要每隔三小时抽血一次、每小时测量血糖一次。我平时最怕打针,如此频繁的抽血、测血糖,更加让我恐惧

去年春节前夕,我在菜场遇见一位像是农工民的青年,他拦住我说:“大叔,我们工程队在拆迁民房时,挖到一个瓦罐子,里面有几十块‘袁大头’银元。我分了十几块,准备卖几个钱,买件衣服过年。便宜卖给你,好吧!”

我看了看那青年手上的十几块银元,每块都有铜绿,沾满泥土,像似从泥里挖出来的老银元。我虽不想买,但经不住纠缠,最终觉得对方要价不高,每块才十元,花钱不多,出于好奇,就买了两块。那青年见我动心了,就劝我全部买下来,价钱降至八元一块。我对他说:“你这银元是真是假,我

难忘那群护士

□ 韦志宝

人轻轻地呼唤我的床号和名字,是那位表情严肃护士,她站在我的病床前,等待我醒来。“你该抽血了。”她和和气气地说,我立即伸出手臂,积极配合,以实际行动对耽误她的时间表示歉意。她已经觉察到了并安慰我:“不要紧,我们也不在乎两三分钟。”慢条斯理的话语,丝毫没有抱怨,让我倍感温馨。凌晨连续几次抽血、测血糖,都是我沉睡时被她轻轻唤醒的。那位表情严肃护士对待患者一直是和颜悦色的,不愧为医者仁心。

戴眼镜小护士业务技能不一般。因为怕疼,每到抽血或打针,我会条件反射地将身体缩进被窝刻意躲避。遇到戴眼镜小护士,我会有所放松,因为她给我抽血时,像蚊子叮一下,从没有出现过酸溜溜的胀痛。一次我感动地说:“我记住你了。”她调皮地反问:“我们这里的护士长得都一样,你难道分得清?”我说:“你戴着眼镜像个学者,业务技能这么好,人又长得漂亮,我哪有分不清晰的道理?”

那是一群十分敬业的护士。小个子护士很细心,就连测血压的臂带捆扎位置偏了,也能及时发现,给我重新绑扎,让臂带的中心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高度。高个子护士很有责任心,记录仪器仪表数据总是那么认真。戴眼镜护士有耐心,对患者有问必答。美人痣护士有爱心,护理老年患者不怕脏和累。对于医者的她们,用“性情温雅,志必谦恭,动必礼节,举止和柔”来描述颇为贴切,而对于患者的我,“我不知道她们是谁,但我知道她们为了谁”。

两块银元

□ 丁长林

那青年还说,他有一只金质观音菩萨,问我要不要。我说:“你那观音菩萨是真金的,我买不起;是假的,我不想上当。”

我和那青年分手后,随即就请开设多年银器店的罗老板对我手上的那两块银元鉴定一下。

罗老板接过银元就说是假货。第二天我按约定的时间、地点去找那青年,鬼影子也没见到一个。

也不清楚。你明天下午两点还在这个地方等我,如果我买的银元是真的,你手上这些我就全买下来。”